



## 在工作中旅行，緬甸NGO分享

採訪：呂佳昀、張齡

撰稿：張齡



周怡蘭學姐，現居緬甸仰光，於ActionAid Myanmar從事援助發展工作，經營部落格「Yi Lan's 歲月靜好」分享南洋生活與觀察。

### • 校園生活

系上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啦啦隊和文化盃，很好玩！外交系都志在參加，沒有得名也沒關係，只要大家一起就很開心。政大辦很多團體的活動，讓不同屆也有藉口可以在一起凝聚感情，有些人到現在都還有連絡辦家聚。課程方面，我很喜歡英文系胡錦媛老師開的〈旅行文學與印象〉。旅行及文學會一直跟著我們，而且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動也會有所轉變，會有不同的省思。到現在當我在旅行的時候，也會常常想起這堂課，這堂課的重點不在於內容本身，並不是哪一篇當代旅行文選特別的影響我，而是閱讀與賞析之後它帶給我之後的感受。它讓我重新思考自己以前的人生、經歷、性格……等等，從中學會反思反省。上了這堂課之後，對我最大的改變是旅行後回家的這段路程，很多改變是出遠門回來才會發現的。

大三去法國交換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去那麼遠的地方，而且是去一年不講英文的法國、第一次經歷那麼多的文化衝擊，旅途中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當時遇到的很多朋友現在都還保持聯絡，很多事情都覺得很新鮮。歐洲放很多假，一放假我就出遠門，交換讓我覺得世界很大，有很多是可以做。如果說交換對我最大的影響與改變，我會說是覺得自己



不適合走外交官這條路，因為我喜歡無拘無束，是個貪玩的人，我希望連工作的環境也是一個旅行的過程，所以我不適合在公部門工作，外交官在體系內還是會有拘束，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認同的事情。本來我都規劃好畢業要考外交官，也想到三年一外放的生活，交換完決定不走外交官這條路時，我焦慮了一陣子，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幹嘛，所以就想辦法做其他的事。

高中時想要當外交官，對外交官有很多想像，例如，非常社交、工作時可以旅行同時也做有用的事情、外交官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加入，所以上大學覺得一定要念外交系。雖然沒有當外交官但我不後悔進外交系，外交系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人」。我覺得進到外交系的人，本身都有一些相通的特質：開朗、好相處、有想法。雖然大家後來都走不一樣的路，我這屆有人從事演員、記者、脫口秀、公職……等不同的工作，非常很多元，但是大家到現在感情很好！到現在還會一起去旅行，見面也會聊些以前作的荒唐事情，這個是跟其他系比較不一樣的。

我讀研究所之前知道自己要念研究所的理由：我想要在國外的非營利組織工作。我研究了非營利組織的規模、運作、需要的人才……等，後來發現自己有多不足，因為很多大型非營利組織即使是應徵實習生都需要具備非常專業的知識或是碩士學位。我的研究所是英國的 University of Sussex 的 Development studies，選擇讀這個學校是因為不論在 NGO 還是發展領域它都非常有名。對我來說，研究所是踏進去 NGO 的門檻。去英國念書其實不會很困難，只要雅思到達英文門檻，準備好自傳跟研究動機，申請上的機率非常高。我唸書的城市是英國最開放、民族性最多元、最批判性思考的城市，它有英國最大的同志遊行，也是一個在離倫敦很近又靠海的度假勝地。在英國這個相對保守的國家，它的歷史中卻有許多革命和社會運動。市民包括移民、嬉皮、同性戀、學生和來度假的人，城市的氛圍非常輕鬆，在那邊生活很開心很精彩，無時無刻都有許多節慶、音樂、演唱會、BAR、活動，是個很可愛的地方。我的同學大部分都是歐洲人，亞洲人很少，因為亞洲很少人讀發展學，相較於傳統的外交相關科目，像是性別議題、環境、發展、文化、貧窮比較新。研究所畢業前我抱著一個好奇的心態申請 ActionAid Myanmar 的實習生，想了解緬甸是怎樣的國家，工作環境如何，也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走到什麼程度，實習完後就轉正職。

## • 職場生活

想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需要去嘗試，有了這些經歷就會知道要往哪個領域走，雖然也不是說你的人生因此就固定了，但至少會知道方向，接下來就邊做邊改。選擇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前，我嘗試了不同的活動、志工、也去實習。我覺得直接找在目標領域工作的人聊天會對選擇第一份工作有幫助，因為只有這些人知道真正的情況，知道想像的工作環境跟真實差多少。我覺得大學畢業出去找工作不要被原本就讀的科系限制，因為出社會很多都要從頭學。外交系畢業發展很多元，所以自己的興趣是什麼比較重要。台灣的觀念是做 NGO 都很辛苦很窮，會養不起自己，但其實 NGO 是可以賺錢的，而且它是一種專業，並且有存在的必要。



雖然從事 NGO 工作的人是少數，但它並不奇怪也不特別，它只是一種工作。很開心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的選擇，他們一直都很開明，只要我在緬甸沒有出什麼大事就可以，即使如此，和父母多溝通還是很重要。

台灣 NGO 和緬甸 NGO 最大的差異在於規模。台灣 NGO 募款對象及來源通常是國內的群眾勸募、小額募款和企業；型態主要是倡議與募款，因為台灣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所以 NGO 就不會做鄉村發展，功能就像是歐美國家的 NGO，做倡議、社會運動、政策運動動員；規模小，員工少，所以每個人都要做很多事，只有少數台灣 NGO 有擴展到海外，如在柬埔寨、尼泊爾、寮國有小型的計畫，這可能是因為台灣比較不是一個戰略性的地方，所以不會有國外的 NGO 要來贊助台灣。緬甸 NGO 的規模都是很大，例如，ActionAid 於 1970 年代在英國建立，總部在南非，有 40 至 50 個分布點，它的款項來源很多，有些還是歐盟層級國外援助經費、政府層級的海外援助經費，每個 Project 都是幾百萬美金的規模。ActionAid Myanmar 組織結構分成很多不同的部門，就像國際企業一樣，有人資部門、財務部門、媒體部門、評估部門，有的 team 專門做募款、組織發展，分工很專精。因為是全球性的組織，如果在某一個國家的辦公室舉辦了工作坊，則相關領域主管級員工就會有外派的機會。台灣 NGO 不需要到這種規模，因為需求也不同。

#### • 在 NGO 工作的一天是什麼樣子？每天都不一樣！

有時候會很忙，因為緬甸現在開放，對外的資訊變得比較透明，因此進來緬甸的人變得越來越多，有的來場勘、投資、設公司、合作、開計畫，參訪、或是學生交流。因為 ActionAid Myanmar 已經十年了，在緬甸很有名，有時候一整天我都在接待客人，有的時候我會到田野，由於有很多計畫在鄉村，所以要坐 10 小時的夜車，一大早到達村落後開始做評估、寫季報、寫年報，工作內容很多元。因為緬甸很大，在地理、天氣、風俗民情都非常多元，只要有機會我都會下鄉，另外因為公司的規模都很大（正職員工 200 人，1000 名志工分布在緬甸各地），所以工作中可以接觸各種不同的事物。援助發展要政策、體制和政府結合才會永續，如果只是駐地寫寫報導、報告，即使待在同一個鄉村十年，影響力只會僅於當地。轉型中的緬甸，從軍人政府走向民主。以前的政府、歷史和政治都很壓抑，所以現在政府需要很多協助，例如，NGO 舉辦諮商活動讓政府、民間企業、小農聚在一起討論現在的挑戰和外來的走向，這些建議會幫助形塑新的政策，如果想知道更多非營利組織在做什麼可以去到 ActionAid Myanmar 網站查詢。

工作兩年了，沒有什麼大挫折，只有一開始比較辛苦。一般人不會把東西交給新人負責，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所以一開始我盡量自己找事情做。另外，因為大家都很忙，沒有時間關心我的心理狀態，所以要自己多跟人講話。我的碩士是讀移民和難民，但是我現在的 NGO 沒有很專注在這個議題上，所以募款、企劃、報告我都做，邊做邊摸索自己要在哪一個部門發展，也因為我很喜歡講話，所以我會自告奮勇的要下鄉寫報告，做很多訪談。喜歡在這邊工作的原因有兩個，公司文化和國際化的工作環境。我的公司文化是不會直接指派你



去做 A、B、C，而是希望員工自動自發做想做的東西，只要願意多做多學，學習是沒有極限的。管理階層給員工很多空間，工作環境自由開放，例如，我的 supervisor 都不太會管我，我要請假、下鄉、做什麼，他都准。另外，這裡的人很好相處，雖然大部分的同事是緬甸人，但是外籍工作者真的很多元，像是來自尼泊爾、孟加拉、菲律賓、新加坡、英國、法國……等的人，而大部分選擇在這裡工作的人，對工作都有一定的熱情，除了賺錢，都滿喜歡這份工作。

作為一個海外工作者，我覺得仰光是適合生活的地方。馬路很乾淨，有基礎建設所以不會不方便，像是下鄉的時候，有公車、客運，住在仰光，該有的都有，可能是因為我對生活要求沒那麼高，覺得住得滿順利的，飲食方面，有各種異國料理，也有 bar、ktv，休閒娛樂活動也很多，沒有適應不良的地方。硬要說就是這邊食物吃的比較油，味精放的比較多。緬甸人的民族性很慢，因為過去的歷史、體制和教育讓他們對不知道東西不會問，很怕做錯事，例如學老師不准學生問問題，要求學生用背的，這樣照成理解能力的問題，也讓緬甸人不知道可以主動問問題。和緬甸人一起工作時，要一直主動溝通，因為他們不太會主動跟妳更新進度，總要等到你去看才會知道結果，這點讓人比較不放心。

我最大的夢想是開開心心的過生活，可以一直做田野。我做這份工作沒有說要改變世界，因為世界實在是太大了。我很開心現在我做的事情，對我自己有幫助，對別人也希望有幫助。做自己喜歡的事還可以發揮所學，而薪水不僅能養活自己也足夠我常常放假出去玩。但是這份工作會不會繼續做下去還不確定，因為我想要有新的嘗試、轉變、也期待新的東西，所以我還在想下一步，但我確定我還是會做移民跟難民相關工作。

## ● 觀察

經營部落格其實不簡單，它不只是寫事實的新聞報導，裡面的文章都需要經過分析、批判、找資料，除了分享海外工作者的經驗，也針對許多議題分享自己的觀察，例如，難民、改革開放、性別……等不同主題。難民議題對於台灣人比較遠，因為台灣人比較沒有辦法體會難民的處境，而跟台灣社會比較有關係而且生活中會接觸到的議題是移民工。我覺得台灣人不太會去關心跟自己有點距離的人事物，甚至會有偏見，而整個體制對移工也是不公平的，例如，移民工來台灣都需要透過仲介，沒有辦法自己找工作，然而，有仲介就有壓榨，而雇主其實也對壓榨與否沒有概念，往往會要求當看護的勞工兼當家教教英文、掃地、或是兼做其他事情，這些不對的事情很少人去質疑，有些移工因為被雇主壓榨而逃跑，就變成非法的逃跑移工。從小到大活在制度裡，漸漸的我們忘記去質疑它，台灣人不太會去質問、批判性思考，大家很容易隨著其他人靠左靠右，但不會去問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但如果不問，永遠無法解決更深層制度性或是結構性的問題，到最後什麼都解決不了，只會一直在最表面的地方爭執。也許這跟整個亞洲價值觀體系有關係，儒家文化的根深柢固，新加坡、日本、台灣都比較少批判思考跟質疑。改變需要從教育、家庭、媒體中全面性做起，例如，希望小學老師上



課可以營造一個可以去質疑和思考的空間。比起上一代的黨國思想體制、戒嚴、旅行的限制，我覺得我們這個世代還是有許多希望的，希望大家從自己做起再慢慢影響身邊的人。

如果重新回到大學時代，我還是一定要念政大外交系，這個不會變！我的大學時代很開心，我覺得我該做的事情都做了，滿幸運的。學校跟工作很不一樣，學生的人生很簡單，只要想下一堂課、下一次考試就好，但是出社會要煩惱很多東西。學弟妹們好好享受學生生活，如果想要做什麼趕快去做，因為出社會之後想的東西越來越多，想要做的動力就越來越小。如果有興趣在發展領域工作，歡迎大家聯絡我！希望外交系的感情一直很好！

